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白羽卷

牧野雄风

白羽◎著

民國武俠小說典藏文庫
白羽卷
牧野雄風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白羽

牧野雄风

白羽◎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牧野雄风 / 白羽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1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白羽卷)

ISBN 978 - 7 - 5034 - 8372 - 1

I. ①牧… II. ①白…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6735 号

整 理: 周清霖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9 字数: 23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我的生平

生而为纨绔子

民国纪元前十三年九月九日，即己亥年八月初五日，我生于“马厂誓师”的马厂。

祖父讳得平，大约是老秀才，在故乡东阿做县吏。祖母周氏，系出名门。祖母生前常夸说：她的祖先曾在朝中做过大官，不信，“俺坟上还有石人石马哩！”这是真的。什么大官呢？据说“不是吏部天官，就是当朝首相”，在什么时候呢？说是“明朝”！

大概我家是中落过的了，我的祖父好像只有不多的几十亩地。而祖母的娘家却很阔，据说嫁过来时，有一顷啊也不是五十亩的奁田。为什么嫁祖父呢？好像祖母是个独生女，很娇生，已逾及笄，择婿过苛，怕的是公公婆婆、大姑小姑、妯娌……人多受气，吃苦。后来东床选婿，相中了我的祖父，家虽中资，但是光棍儿，无公无婆，无兄无弟，进门就当家。而且还有一样好处。俗谚说：“大女婿吃馒头，小女婿吃拳头。”我的祖父确大过她几岁。于是这“明朝的大官”家的姑娘，就成为我的祖母了。

然而不然，我的祖父脾气很大，比有婆婆还难伺候。听二伯父说，祖父患背疽时，曾经挝打祖母，又不许动，把夏布衫都打得渗血了。

我们也算是“先前阔”的，不幸，先祖父遗失了库银，又遇

上黄灾。老祖母与久在病中的祖父，拖着三个小孩（我的两位伯父与我的父亲，彼时父亲年只三岁），为了不愿看亲族们的炎凉之眼，赔偿库银后，逃难到了济宁或者是德州，受尽了人世间的艰辛。不久老祖父穷愁而死了。我的祖母以三十九岁的孀妇，苦斗，挣扎，把三子抚养成人。——这已是六十年前的事了。

我七岁时，祖母还健在：腰板挺得直直的，面上表情很严肃，但很爱孙儿，——我就跟着祖母睡，曾经一泡尿，把祖母浇了起来——却有点偏心眼，爱儿子不疼媳妇，爱孙儿不疼孙女。当我大妹诞生时，祖母曾经咳了一声说：“又添了一个丫头子！”这“又”字只是表示不满，那时候大妹还是唯一的女孩哩！

我的父亲讳文彩，字协臣，是陆军中校袁项城的卫队。母亲李氏，比父亲小着十六岁。父亲行三，生平志望，在前清时希望戴红顶子，民国后希望当团长，而结果都没有如愿；只做了二十年的营官，便歿于复辟之役的转年，地在北京西安门达子营。

大伯父讳文修，二伯父讳文兴。大伯父管我最严，常常罚我跪，可是他自己的儿子和孙子都管不了。二伯父又过于溺爱我。有一次，我拿斧头砍那掉下来的春联，被大伯父看见，先用掸子敲我的头一下，然后画一个圈，教我跪着。母亲很心疼地在内院叫，我哭声答应，不敢起来。大伯父大声说：“斧子劈福字，你这罪孽！”忽然绝处逢生了，二伯父施施然自外来，一把先将我抱起，我哇的大哭了，然后二伯父把大伯父“卷”了一顿。大伯父干瞪眼，惹不起我的“二大爷”！

大伯父故事太多，好苛礼，好咬文，有一种嗜好：喜欢磕头、顶香、给人画符。

二伯父不同，好玩鸟，好养马，好购买成药，收集“偏方”；“偏方治大病！”我确切记得：有两回很出了笑话！人家找他要痢疾药，他把十几副都给了人家；人问他：“做几次服？”二伯父掂了掂轻重，说：“分三回。”幸而大伯父赶来，看了看方单，才阻住了。不特此也，人家还拿吃不得的东西冤他，说主治某症，他

真个就信。我父亲犯痔疮了，二伯父淘换一个妙方来，是“车辙土，加生石灰，浇高米醋，熏患处立愈”。我父亲皱眉说：“我明天试吧！”对众人说：“二爷不知又上谁的当了，怎么好！”又有一次，他买来一种红色药粉，给他的吃乳的侄儿，治好了某病。后来他自己新生的头一个小男孩病了，把这药吃下去了，死了！过了些日子，我母亲生了一个小弟弟，病了，他又逼着吃，又死了。最后大嫂另一个孩子病了，他又催吃这个药。结果没吃，气得二伯父骂了好几次闲话。

母亲告诉我：父亲做了二十年营长，前十年没剩下钱，就是这老哥俩大伯和二伯和我的那位海轩大哥（大伯父之子）给消耗净了的；我们是始终同居，直到我父之死。

踏上穷途

父亲一死，全家走入否运。父亲当营长时，月入六百八十元，亲族戚故寄居者，共三十七口。父亲以脑溢血逝世，树倒猢猻散，终于只剩了七口人：我母、我夫妻、我弟、我妹和我的长女。直到现在，长女夭折，妹妹出嫁，弟妇来归，先母弃养，我已有了两儿一女，还是七口人；另外一只小猫、一个女用人。

父亲是有名的忠厚人，能忍辱负重。这许多人靠他一手支持二三十年。父亲也有嗜好，喜欢买彩票，喜欢相面。曾记得在北京时有一位名相士，相我父亲就该分发挂牌了。他老人家本来不带武人气，赤红脸，微须，矮胖，像一个县官。但也有一位相士，算我父亲该有二妻三子、两万金的家私。倒被他料着了。只是只有二子二女，人说女婿有半子之份，也就很说得过去。至于两万金的家财，便是我和我弟的学名排行都有一个“万”字。

然而虽未必有两万金，父亲歿后，也还说得上遗产万贯。——后来曾经劫难，只我个人的藏书，便卖了五六百元。不幸我那时正是一个书痴，一点世故不通，总觉金山已倒，来日可怕，胡乱想出路，要再找回这每月数百元来。结果是认清了社会

的诈欺！亲故不必提了，甚至于三河县的老妈郭妈——居然怂恿太太到她家购田务农，家里的裁缝老陈便给她破坏：“不是庄稼人，千万别种地！可以做小买卖，譬如开成衣铺。”

我到底到三河县去了一趟，在路上骑驴，八十里路连摔了四次滚，然后回来。那个拉包车的老刘，便劝我们开洋车厂，打造洋车出货，每辆每月七块钱；二十辆呢，岂不是月入一百多块？

种种的当全上了，万金家私，不过年余，倏然地耗费去一多半。

“太太，坐吃山空不是事呀！”

“少爷，这死钱一花就完！”

我也曾买房，也曾经商。我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

这其间，还有我父亲的上司，某统领，据闻曾干没了先父的恤金，诸如段芝贵、倪嗣冲、张作霖……的赙赠，全被统领“人家说了没给，我还给你当账讨去么？”一句话了账。尤其是张作霖，这位统领曾命我随着他的马弁，亲到顺城街去谢过，看过了张氏那个清秀的面孔，而结果一文也没见。据说是一共四千多元。

我觉得情形不对，我们孤儿寡母商量，决计南迁。安徽有我的海轩大哥当督练官，可将余资交他，代买田产房舍。这一次离别，我母率我妻及弟妹南下，我与大妹独留北方；我们无依无靠，母子姑嫂抱头痛哭！于是我从邮局辞职，投考师大，我妹由女中转学津女师，我们算计着：“五年之后，再图完聚！”

否运是一齐来！甫到安徽十几天，而××的变兵由豫境窜到皖省，扬言要找倪家寻隙。整整一旅，枪火很足，加上胁从与当地土匪，足够两三万；阜阳弹丸小城一攻而入，连装都装不开了！大抢大掠，前后四五天，于是我们倾家荡产，又逃回北方来。在济南断了路费，卖了些东西，才转到天津，由我妹卖了金戒指，把她们送到北京。我的唯一的弟弟，还被变兵架去了七天；后来亏了别人说了好话：“这是街上卖进豆的穷孩子。”才得

放宽一步，逃脱回来。当匪人绑架我弟时，我母拼命来夺，被土匪打了一枪，幸而是空弹，我母亲被蹴到沟里去了。我弟弟说：“你们别打她，我跟你们走。”那时他是十一二岁的小孩。

于是穷途开始，我再不能入大学了！

我已没有亲戚，我已没有朋友！我已没有资财，我已没有了一切凭借，我只有了一支笔！我要借这支笔，来养活我的家和我自己。

笔尖下讨生活

在北京十年苦挣，我遇见了冷笑、白眼，我也遇见热情的援手。而热情的援手，卒无救于我的穷途之摆脱。民十七以前，我历次地当过了团部司书、家庭教师、小学教员、税吏，并曾再度从军作幕，当了旅书记官，仍不能解决人生的第一难题。军队里欠薪，我于是“谋事无成，成亦不久”；在很短的时期，自荐信稿订成了五本。

辗转流离，终于投入了报界；卖文，做校对，写钢板，当编辑，编文艺，发新闻。我的环境越来越困顿，人也越加糊涂了；多疑善忌，动辄得咎，对人抱着敌意，我颓唐，我愤激，我还得挣扎着混……我太不通世故了，而穷途的刺激，格外增加了我的乖僻。

终于，在民十七的初夏，再耐不住火坑里的冷酷了，我甘心抛弃了税局文书帮办的职位。因为在十一天中，喧传了八回换局长，受不了乍得乍失的恐惧频频袭击，我就不顾一切，支了六块大洋，辞别了寄寓十六年的燕市，只身来到天津，要想另打开一道生活之门。

我在天津。

我用自荐的方法，考入了一家大报。十五元的校对，半月后加了八元，一个月后，兼文艺版，兼市闻版，兼小报要闻主任，

兼总校阅；未及两个月，月入增到七十三元——而意外地由此招来了妒忌！

两个月以后，为阴谋所中，被挤出来，我又唱起来“失业的悲哀”来了！但，我很快地得着职业，给另一大报编琐闻。

大约敷衍了半年吧，又得罪了“表弟”。当我既隶属于编辑部，又兼属于事务部做所谓文书主任时，十几小时的工作，我只拿到一份月薪，而比其他人的标准薪额还少十元。当我要求准许我两小时的自由，出社兼一个月脩二十元的私馆时，而事务部长所谓表弟者，突然给我延长了四小时的到班钟点。于是我除了七八小时的睡眠外，都在上班。“一番抗议”，身被停职，而“再度失业”。

我开始恐怖了！在北平时屡听见人的讥评：“一个人总得有人缘！”而现在，这个可怕的字眼又在我耳畔响了！我没有“人缘”！没有人缘，岂不就是没有“饭缘”！

我自己宣布了自己的死刑：“糟了！没有人缘！”

我怎么会没有人缘呢？原因复杂，愤激、乖僻、笔尖酸刻、世故粗疏，这还不是致命伤；致命伤是“穷书痴”，而从前是阔少爷！

环境变幻真出人意外！我居然卖了一个半月的文，忽然做起外勤记者了。

我，没口才，没眼色，没有交际手腕，朋友们晓得我，我也晓得“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八个字的意味，我仅仅能够伏案握管。

“他怎么干起外勤来了？”

“我怎么干起外勤来了！”

转变人生

然而环境迫着你干，不干，吃什么？我就干起来。豁出讨人嫌，惹人厌，要小钱似的，哭丧着脸，访新闻。遇见机关上的人

员，摆着焦灼的神气，劈头一句就问：“有没有消息？”人家很诧异地看着我，只回答两个字：“没有。”

那是当然！

我只好抄“公布消息”了。抄来，编好，发出去，没人用，那也是当然。几十天的碰钉，渐渐碰出一点技巧来了；也慢慢地会用勾拒之法、诱发之法，而探索出一点点的“特讯”来了。

渐渐地，学会了“对话”，学会了“对人”，渐渐地由乖僻孤介，而圆滑，而狡狴，而阴沉，而喜怒不形于色，而老练，……而“今日之我”转变成另一个人。

我于是乎非复昔日之热情少年，而想到“世故老人”这四个字。

由于当外勤，结识了不少朋友，我跳入政界。

由政界转回了报界。

在报界也要兼着机关的差。

当官吏也还写一些稿。

当我在北京时，虽然不乏热情的援手，而我依然处处失脚。自从到津，当了外勤记者以后，虽然也有应付失当之时，而步步多踏稳——这是什么缘故呢？噫！青年未改造社会，社会改造了青年。

我再说一说我的最近的过去。

我在北京，如果说是“穷愁”，那么我自从到津，我就算“穷”之外，又加上了“忙”；大多时候，至少有两件以上的兼差。曾有一个时期，我给一家大报当编辑，同时兼着两个通讯社的采访工作。又一个时期，白天做官，晚上写小说，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卖命而已。尤其是民二十一至二十三年，我曾经一睁开眼，就起来写小说，给某晚报；午后到某机关（注：天津市社会局）办稿，编刊物，做宣传；（注：晚上）七点以后，到画报社，开始剪刀浆糊工作；挤出一点空来，用十分钟再写一篇小说，再写两篇或一篇短评！假如需要，再挤出一段小品文；画报工作未完，而又一地方的工作已误时了。于是十点半匆匆地赶到

一家新创办的小报，给他发要闻；偶而还要作社论。像这么干，足有两三年。当外勤时，又是一种忙法。天天早十一点吃午餐，晚十一点吃晚餐，对头饿十二小时，而实在是跑得不饿了。挥汗写稿，忽然想起一件心事，恍然大悟地说：“哦！我还短一顿饭哩！”

这样七八年，我得了怔忡盗汗的病。

二十四年冬，先母以肺炎弃养；喘哮不堪，夜不成眠。我弟兄夫妻四人接连七八日地昼夜扶侍。先母死了，个个人都失了形，我可就丧事未了，便病倒了；九个多月，心跳、肋痛，极度的神经衰弱。又以某种刺激，二十五年冬，我突然咯了一口血，健康从此没有了！

易地疗养，非钱不办；恰有一个老朋友接办乡村师范，二十六年春，我遂移居乡下，教中学国文——决计改变生活方式。我友劝告我：“你得要命啊！”

事变起了，这养病的人拖着妻子，钻防空洞，跳墙，避难。二十六年十一月，于酷寒大水中，坐小火轮，闯过绑匪出没的猴儿山，逃回天津；手头还剩大洋七元。

我不得已，重整笔墨，再为冯妇，于是乎卖文。

对于笔墨生活，我从小就爱。十五六岁时，定报，买稿纸，赔邮票，投稿起来。不懂戏而要作戏评，登出来，虽是白登无酬，然而高兴。这高兴一直维持到经鲁迅先生的介绍，在北京晨报译著短篇小说时为止；一得稿费，渐渐地也就开始了厌倦。

我半生的生活经验，大致如此，句句都是真的么？也未必。你问我的生活态度么？创作态度么？

我对人生的态度是“厌恶”。

我对创作的态度是“厌倦”。

“四十而无闻焉，‘死’亦不足畏也已！”我静等着我的最后的到来。

(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目 录

我的生平	1
缘 起	1
第 一 章 飞豹亡命逢怪叟	10
第 二 章 人魔诡笑戏恶奴	23
第 三 章 雪中人深山访仇	34
第 四 章 少年客洞崖搜奇	48
第 五 章 萧蛮威胁罗刹女	58
第 六 章 罗刹女抗捕献酒	73
第 七 章 焦人魔垒石诱敌	82
第 八 章 萧二蛮子误中毒针	92
第 九 章 申凌风衔恨行刺	106
第 十 章 飞豹子弄巧成拙	117
第十一章 高红锦溃围丧俪	144
第十二章 飞豹子单骑缉贼	157
第十三章 探山岭割发悬梁	165
第十四章 弄夜影龙沙戏豹	182
第十五章 韩昭第秣马厉兵	196
第十六章 飞豹子设谋抗敌	205

第十七章	赤鼻翁大言惊人	216
第十八章	商家铺群雄决斗	225
第十九章	众马师竞显身手	238
第二十章	戴崇侠折服银枪	250
第二十一章	龙沙叟纵火解围	259
附录：末路英雄咏叹调	叶洪生	271
整理后记		286

缘 起

飞豹子袁振武和名镖师十二金钱俞剑平，当年轻时，在鲁东太极丁朝威门下，同堂习艺，成为太极丁门下两大高足。俞剑平性情坚韧，袁振武性情刚强，同门小师弟全都畏惧袁师兄，胜过老师。师傅太极丁因此看错了袁振武的性格，以为他倔强傲慢，不足承学。太极丁有九个弟子，大弟子姜振齐，早因过犯，逐出门墙。袁振武是二弟子代师授艺，已历数年。同门诸友全把他看成大师兄，他也以此自居。不想临到这一年，丁朝威封剑闭门，广邀武林观礼，竟当场越次传宗，赠剑赠谱，把本门衣钵传给了三弟子俞剑平。

俞剑平惶恐不敢接受，群徒也骇然相顾。可是太极丁的说话，一向斩钉截铁，不许违拗。袁振武见这情形势在必行，竟引群弟子拜见俞大师兄。众人见他扬扬如平时，有替他抱不平者，有赞叹他有容让者，有好言安慰他者，他都很谦虚地答对了，而不知他心中怨愤已极。复数月，他竟以母病告假回籍。临别赠筵，袁振武痛饮大醉，向师门告歉，微吐不平。太极丁傲然不顾道：“但愿你能发愤自强！”太极丁的爱女丁云秀，既当场劝慰袁师兄，席散后又暗告其父：“袁师兄此去，恐不再来了吧？”太极丁道：“他为什么不再来？”丁云秀说：“袁师兄心中不悦，我恐怕他将来与俞师兄存下芥蒂。”太极丁怫然笑道：“我既一秉大公，选拔了俞剑平，他若不能替我遮风挡雨，我也就用不着教他持掌门户了。袁振武不痛快，我教他不痛快去。但愿他有志气，把那枭强的脾气改一改，也算我成全了他。”

太极丁的脾气也是越老越刚的，可是他暗中也有打算，他并不怕袁、俞结仇。

袁振武果然一去不再归来，他更改名姓，漫游江湖，抱定决心，要别访绝艺。师傅既说他性格刚愎，不能成事，他为了这句话，要做出一个样子来，教师门看看。于是，袁振武不辞劳苦，跋涉风尘，各处探访名师。后来他遇见鹰爪王正陷在狱中。袁振武倾囊相助，供膳供酒，贿赂狱卒，与王相见，愿出死力营救。鹰爪王起而猜疑袁振武无因而来，最后吐露肺腑。鹰爪王乃烦袁振武远道送信求救，由豫北直奔到汉阳。鹰爪王之妻鲁氏三姊弟，此刻已先得信，可是未详实情。袁振武细说鹰爪王的近况，尤其是“未受重刑，手脚能动”的话，鲁氏三姊弟打听得十分仔细。鹰爪王之妻还有疑虑，鹰爪王的妻姊鲁大姑是个老妪，却很喜爱袁振武的勇决和见事机警，又有红衣女侠高红锦在旁垂青帮话，这才由鲁三姑（鹰爪王之妻）潜修密札，把袁振武转荐到师弟刘四师傅处，暂为假馆习艺，容得鹰爪王出狱，再亲自传技。袁振武不了解他们的布置，坚欲随鲁氏姊弟，一同北上救师。鲁三姑峻拒不允，鲁大姑又抚肩劝道：“你是好人家儿女，不要跟我们胡参与。你的苦心我已明白，我准教你拜得成老师，学得着绝技就是。”女侠高红锦亦笑唤：“师弟，我们暂别，半年后再相见。到那时候，管保教你见着鹰爪王。”袁振武无奈，持书而行，走了三几天，半途忽听传言，大盗鹰爪王戕官越狱。有三个女人里应外合，而且放了一把火，杀了好几个牢卒，现在海捕文书已下。袁振武至此大骇，自己本是富室子，为护产才习武，为争一口闷气，才出来续访名师，至于作奸犯科，心上实在不肯。

但是环境逼迫下，袁振武不久终于重遇上鹰爪王，获得王门绝技。鹰爪王又把他转荐到一位点穴名家门下，又学会了接暗器的“听风接箭法”。而故乡忽于此时祸起，他的胞兄被土豪纠众殴伤要害，吐血而死。袁振武骤闻惨变，怒火满腔，竟变装还乡，杀家复仇，然后逃罪出关，开始了流浪生涯。经过许多的遇

合，他的武技一天比一天精，他的事业一天比一天往下降！

当此时，塞外有大牧场，场主快马韩，名韩天池号韩边围，上与官府通声气，下与草莽广结纳。身拥两座牧场、一座炭窑，手下养着许多马师、牧师，声势阔大，俨为一方之豪。每逢他贩马到关内外各地，沿途豪客无不推情借道，护送放行。如此多年，未生事故。忽有一天，遣副手押良马一群，赴盛京贩卖，行经烟筒山，竟中途失盗。风不鸣，草不动，无端失了良驹九匹，内有一匹名马，乃是送人的礼物。韩天池大悲，率众策马，亲往查勘。牧场内留守之事，交给了他的副手魏天佑，家中之事交给了爱女韩昭第，无论场中家中、柜上窑上，遇事都由这爱女与魏天佑商办，魏天佑是快马韩的盟弟。

韩天池刚刚走了两天，袁振武改名袁承烈，别号袁啸风，偏偏一个人前来投效。持木棒，棒内灌铅，负行囊，囊有涂漆银壶，翩然登门，说是久慕快马韩的英名，自己游踪已倦，要择主托庇，苟延岁月。魏天佑等大疑，因设法盘诘其人，又潜派人搜检其行囊。这不速之客怫然不悦，就要告退。自说：“我听说快马韩是今日的孟尝君，来者不拒，量才给事，我才远道来投。不想这路传闻，和实事不同，我连韩当家的面还没见着。诸位请坐，小弟暂且告退，改日再来。”

袁振武越要走，魏天佑挽留越坚，说：“我们场主现到第二场去了，已经派人去请，少刻就到。足下远道而来，必想本场规模很大，其实不过我们几人在此穷凑。足下既然肯光顾，想必认识敝场中的谁吧？”袁振武心想他们这是要对证，便笑道：“贵场赵庭桂师傅，和在下同乡，请你费心把他请来。我们可以谈话，您就放心了。”

偏偏赵庭桂已经押马赴沈，不在场内。魏天佑和韩昭第密商：“此人无端而来，我们不能放走他。”魏天佑遂对袁振武说：“请袁爷到饭厅吧，咱们先吃饭。”袁振武笑道：“还是先请赵师傅见见面，我吃着也痛快。”魏天佑和韩昭第以目示意，也笑说：“赵师傅就在饭厅恭候着阁下哩。”袁振武慨然起身，来到饭厅，

饭厅已有数十位马师在座。袁振武登时明白，魏天佑是考较自己的眼力，便往各桌一巡，并无赵庭桂在内。魏天佑故露讶容道：“这不是赵师傅么？赵师傅，有人找你。”应声从东隅站起一人，道：“谁找我？”此人是个矮子，滦河口音，袁振武却是乐亭人，相差无几。袁振武看了一眼，对魏天佑说：“在下眼力很拙，这一位我却不认识。我找的是敝同乡赵庭桂，是个高个儿，瘦子。”魏天佑大笑道：“那么是错了，赵庭桂呢？”旁有一人道：“赵庭桂从早晨就上炭窑去了。”魏天佑：“快去请他去。我们先吃饭。”亲自逊座，给袁振武斟酒。袁振武满不介意，酒来就饮，菜来就吃，一面吃，一面谈，魏天佑还是反复绕着弯子试探。饭罢天已不早，魏天佑坚留下榻。袁振武不推辞，遂在客馆歇下。魏天佑拨人相陪，暗加监防。

当晚在柜上议论这不速之客，韩昭第说：“也许是真投效的，我们莫慢待了他，传出去不好听。”司账说：“姑且留他住几天。细细看看他。”魏天佑点头道好，过了一会儿韩昭第回宅。一晃到二更以后，忽然狂风大作，阴云四合，一阵惊雷，暴雨骤降。魏天佑唯恐久雨不休，山洪大降，又虑霹雳惊了马群，忙起来巡视。韩昭第姑娘已然回宅，也忙起来，穿雨衣、骑快马折奔牧场。宅子离牧场不过半里多地，但是狂风暴雨，大地昏暗，她一点也不怕，揣火枪、弓箭，带一马夫，如飞赶到牧场，与魏天佑合力防雨，直到三更后，方在她父的寝舍内宿下，浑身湿透，虽有雨衣，也遮不住大雨淋漓。

韩昭第姑娘换穿上她父的衣衫，把自己的衣服晾在椅子上，这才就枕。忽然听见场中警哨狂吹，人喧马叫，连忙起来。先到魏天佑的寝舍一看，魏早已出去。直寻到牧场北隅，连遇马师，方知大雨之中，又丢了六匹马，而且全是好马。众马师提羊角灯验看雨路，发现木栅数处已拔上来，又浮按下，这是又被盗，已无可疑，可是地上蹄迹竟奇怪得很，只有来踪，没有去迹。

韩昭第大惊，忙随魏天佑去验看客馆，那位不速之客袁承烈竟也失踪。只有他的小包袱还在，打开验查，银物俱在。众武师